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5n1287

千松筆記

明　大韶著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287-A 千松筆記序
  - 前言
  - 禪宗合論
  - 楞嚴擊節
  - 化柴煮茶
  - 化燈油
  - 祛虫
  - 薦親
  - 資福寺妙宗下火
  - 與楞嚴寺性菴下火
  - 偈讚
    - 彌勒像讚
    - 觀音像
    - 達磨像
    - 普賢讚
    - 題楞嚴寺中峰祖師遺笠
    - 密藏師遺笠
    - 輓蓮渠師
    - 與畫工陳居士
    - 十二時歌
    - 除夕楊塢
    - 西方詠
    - 戊辰初度
    - 歲朝
    - 看梅四首
    - 山行道中
    - 病中行脚
    - 送監寺東遊
    - 舟行苕上
    - 牧牛詞
    - 雪中行
    - 登弁山頂

    - 秋日懷題
    - 即事
- 卷目次
  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287-A 千松筆記序

觀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利生之談，把一片肝腸打迭得乾乾淨淨，以應萬機，那有許多齷齪塞人腸肚，教人成佛？四十九年中，止用一片圓融無礙不思議清淨心為辯才，示人安身立命處，猶龍神現於雲端，往來神變，雲行雨施。善能觀者，見龍真體；不善觀者，謂紙墨文字。故如來文非文也，如來語非語也，轉變神化，言言真體，語語流輝。故云：四十九年未嘗曾說一字。纔見世尊肝腸潔淨，令人直下會取，不受人瞞，具眼者那肯食人糟粕，檢人涕吐？如雲門纔見釋迦指天指地，便云：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死與狗子吃。就把世尊底掀開，用出自家面目，那肯食人殘羹剩飯？所以悟有非常，纔能超世，也須是個人使得。未徹玄宗，浪言見諦，將欲昧人，實以自昧。咨其胸臆，徒滑唇吻，不能了明出佛之機。言不越心，心不越語，心言豈是兩法？懸崖撒手，未肯承當，直下知歸，自然透脫。學者漫自隨文逐義，舉世叫囂，徵逐不醒，如吸狂泉。不知佛祖垂言，直示本體，盡徹纖疑，縱橫如意，可窺心佛之宗，入利津而不染，唯從自己胸襟流出，以應世間。智刃纔揮，纖疑頓斷，為世間之道亦可，為出世間之道亦可，把世間法與出世間法融作一團，和作一塊，作世間法亦可，作出世間法亦可，離世間法無出世間法可得，離出世間法無世間法可得。然雖如是，亦可於世間法內檢出出世間法，於出世間法內檢出世間法，纔不溷亂，亦不儱侗，方為具眼。踏翻聖賢窠臼，掀開佛祖家風，可以入魔，可以入佛，不被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縛，灑灑脫脫，纔成個解脫道人。玉既琢而韞璞，劍已淬而含輝，是以念念中見一切眾生成佛。佛有成否，亦非佛矣；心有古今，亦非心矣。是故釋迦老子一生活計不厭之談示於眾生，不可於說字上更下註脚為心佛可也

No. 1287

千松筆記

諦觀如來千古之雄文，如覩如來千古之心。然則五天正語，充滿閻浮。鳥跡圓音，彌難穿鑿。直餐梵響，何待唐言。紙墨文字間，虛圓妙應，不自為形，而形已露。本來無跡，而跡已彰。言過視聽之外，理出思議之表。文以表心，心為文顯。世人唯以文字而求心，孰知心露皆為文字。故如來血脉，披析詳盡，剖露無餘。如禹之治水，淮陰之用兵，萃然一出，每變每奇，縱橫殺活，莫敢當其銳者。唯一劍之鋒鋩，莫能攖觸。把千七百陳爛葛藤，一一斬斷，見聞俱泯。直向千劫已前，與一切人相見。故禹之治水，若九河會流，激流懸瀑，不可挽截者，皆如來一智。而流出十二分教，以十

二分教會歸於一心。圓機妙論，巧入深中。數十百萬言籍雲舒，皆貫空有之美。獨脫於文字之表，懸解於文字之外。皆為活句，絕無文字氣息。即文字而非文字，即言詞而非言詞，直欲令人會取。千劫已前，慎勿迷其本而棄其源也。故橫說豎說，不離其本，啐啄同時，嘿會經旨。唯一語之橫流，孰為宗乎？孰為教乎？孰為心乎？孰為佛乎？孰頓孰漸？揮灑如意，擊吐壺歌，洋洋乎其盈耳，煥爛兮其溢目，紛紛欣欣兮其獨樂。當此之時，不知誰為諸佛，誰是眾生，而不以善止，其又何佗求焉？是故谷答樵謳，花迎鳥咲，擴而充之，安蛇足矣。故琅邪覺云：汾陽先師道：汾陽門下有一西河師子，當門踞坐，但有來者，即便齩殺。作何方便，入得汾陽門，見得汾陽人？瑯邪這裏也有踞地師子，若有來者，即自喪身失命。作何方便，而入瑯邪門，見瑯琊人？此兩轉語，諸人還檢點得出，方為擇法眼。若不如是，且無安身立命處矣。故吐筆端，趨風傳響，疑滯豁然，非得至人，安能坐斷舌頭，了却千生百劫大事，如千里之馬，馭以孫陽，過都歷塊，直流星一抹哉？

禪宗合論

世尊明星以後，拈華以前，四十九年，婆心太切，向人嘵嘵，所說數十百萬言，唯人能讀其死句，而不能讀其活句。如來吐納虛空，提醒人處，直指開口，無擬議處，無滲漏處，無穿鑿處，無用心處，如龍藏海，似虎藏林，風雲叱咤，百怪震驚。世尊唯對明星所得遮一段光景，將來露在諸人面前，令一切人大家檢點看，還為如來所說十二分之教耶？還為露自己之心耶？既是如來所說之教，云何又言四十九年未嘗曾說一字？此乃如來自悟曠劫已前，面目渾淪，吐出本地風光，天機渾成如來妙相，而無咀囁之痕，不廢纖毫之力，和聲吐露，全體示於眾生，圓機頓顯乎詞，收來放去，妙用縱橫，心佛眾生，渾然齊致，真妄物我，舉一全收，而無聖凡之異，無欠無餘，融萬法於一心，了千心於一語，樵歌牧唱，聲色縱橫，炳然齊印，權實雙行，五派分宗，三乘教相，義將安寄？推其鋒鍔，則萬變千奇，窮理盡用，渾然無端，了無絲毫滲漏，亦無一法可得，自然活潑潑地，轉漉漉地，不離如來舌端上，只是要一切人透得遮著子，人人自有一段超然樂處，挾日月而驅風雷。舌端遊戲，為古為律，時露清新，為宗為教，水截蛟螭，陸斷兕虎，杜絕好新樂異，深防穿鑿之徒，千卷之靈奇，如秋毫處於滄海。是以不灑點墨，盡皆必吐之英，弢韞埋鋒，極盡生人之態。果人受諸天之供，沾一味而味味具足，點銅鐵為黃金，抽神奇為臭腐，以道觀言，以言觀道，可以見道，可以窮經，可以勵志，可以察天地，可

以知鬼神，可以通百家，開頂門之隻眼，放無上之寶光，孰得孰失？何去何從？故初祖云：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。如是功德，不與世求，須是真參實悟，方是用處，而不拖泥帶水，向上玄旨，不作露布葛藤。且道不落死活句如何道看？

如來所說三乘十二分教，猶海水一味，窮高極深，激而為濤，迴而為瀾，震而為雷，噴而為雨，能隨龍而化三千世界，皆如來舌上之波瀾。汪洋談藝，匠心而出，酬機訓答，一旦當機，淋漓吐露，觸途無礙，乍分乍合，無損滄海之勢，了無緣影，著之乎胸中，現之乎眉睫，亦無殊勝名言，朗然獨脫。唯此虛空，活潑潑地，稜稜風骨，融融若春，如衡在鑑，風雷在握，而應當世之務，其神何所不之？是故般若現前，本來具足，不假修為，真智無邊，真心無定，毫無滲漏，人人分上，各各具足。羅山云：玄門無法不立紀綱，如王寶劍，鋒鋩不可攖觸，覷之則瞎却人眼，無一語而不單提向上，無一言而不全體獨露。所以釋迦老子於一切處成等正覺。若有血氣漢，向這裏著一隻眼，便見自己七縱八橫，絲髮不移，踏著自家本命元辰，元不從人而得，須是猛著精彩覷看。

夫觀於教者而不能觀於心，能觀於心者亦能會於教。教從心之所流，如來示於心而說於教，眾生迷於教而不識於心。教為表顯之法，心為說教之主。識於心而會於教者，更何以加一字於心乎？亦無有一字可當情。千言片語，覿面論心，了然無疑，怡然無怖，猶不能自信，而且各持所見，終不足以愜初心。比之為敲門磚，門既闢而安用之乎？何不觀如來舌端上放五色電光，還謂如來之真相乎？樂說不窮，任其索隱，汎聲香而不住，括虛空而為量。迷測其源，罔知其末。苟能知心，則萬法皆從我出。清虛簡勝，如聞鄭衛之音意於言外。千途一轍，念念非別。乾坤寥廓，豎立非他。一念現前，應口而吐。捐盡形骸，全體皆露。本地風光，覿體相見。故萬世以下而囁嚅者，得其本焉。經之摛掞，旨超文外。讀如來語者，直須了然頓悟。故李長者云：無邊剎境，自佗不隔於毫端；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於當念。而神融骨洽，則曩劫之疑渙然氷釋矣。詞彩則揭其精華，音韻則響其諧調。是以學來學去，并學亦閑。窮如來之教，亦不存一字於胸中，亦不多讀一字，亦不少讀一字。故云：治世語言，皆順正法。但拔出眾生處處貪著，推靡破執，不得不無徹名相之藩籬，露真心於唇吻。若作道理見解，終有一點不灑灑在。

教中有梵語、唐言、顯說、密說，皆如來設教之權，變化之法。世尊撫運，以梵典而開宗，示心為教，言為智炬之輝。虛其襟者，挹其遺風；漱其流者，味其餘津。為祛識之利劍，截妄之寶刀，億曳法蠹之響，而無穿鑿之寶。言有華梵之分，心無唐梵之別。故心之

與語，猶利之與刃；而語之於心，猶刃之於利。利之名非刃也，刃之名非利也。捨利不可無刃，捨刃不可無利。未聞刃沒而利存，利沒而刃在也。故言無唐梵之分，心有思議之格。豈有唐言而可詮，梵語而不可詮乎？窮緣盡照，顯密一心，皆如來說法之權，以融心之妙。如孤鶴盤空，神龍戲海。

懶菴曰：近世學者不悟斯旨，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，以禪為宗者非其教，以教為宗者非其禪，遂成兩家之說，互相詆呰，譊譊不能自已。噫！所聞淺陋，一至於此，非愚即狂，甚可嘆息也。

巖頭云：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間吐得出來，與人為榜樣，但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。故知經文中亦有向上一路，如高山出雲，羣峰吐溜，抑何奇也？百川之水終歸於海，出雲流潤以澤天下，其何快如之？則彌廓彌虛，如濤如風，著不得纖毫罣礙以顯於心。

鼓山云：十二分教，唱不得凡聖，攝不得今古，流不得言句，該不得如來。以千古之靈奇，吐之胸中，秀媚清新，為古為律，時露合璧，難分楮玉。若不會此，則為世諦流布，即此鋒鋩，而直如太虛纖雲，了無所有。

洞山初和尚云：舉唱宗乘，闡揚大教，須得法眼精明，方能鑑辯緇素。切緣真妄一源，水乳同器，到此難分。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，觀之又觀，乃辨真偽。夫善知識者，驅耕夫之牛，奪飢人之食，直須心境一如，第八識斷一刀，心無滲漏，方有少分相應。故胸中如吞吐長江，骨法齊等，未嘗不為通身吐露，灑灑不為法縛，不可留纖介緣影于胸次乎？

臨濟大師云：你若達得萬法無生，心如幻化，更無一塵一法，處處清淨，無佛無眾生，無古無今，得者便得，不勒時節，亦無修證，無得無失，一切時中更無別法。設有一法過此，我說如夢如幻，入一切差別境，不能回換，未曾離一念，隨處清淨道。我解禪解道，辯似懸河，皆是造地獄業。若真正學道人，不見世間過，急切要求真正見解。若達真心，悟性圓明，方始了畢。只如十二分教，皆是表顯之說，學者不會，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，皆是依倚，落在因果，未免三界生死，一念心能自在，隨處解脫。如是解得，方始好看教。

如來語皆正言，正言豈可穿鑿？或於巧辯，或示密言，別是一種風骨，絕無煙火氣息。語言世味，翩翩塵埃之外，百鳥爭鳴，松風和韻，皆助如來談柄。誠恐以紙墨文字之講求，皆為思議之言，而非如來之正說也。故巖頭和尚云：大統綱中須識句，若不識句，難作話會。百不思時，喚作正句。學不足以窺無始之宗，言無思以應當世之務，盡徹纖疑，縱橫如意。

夫人自具於眼，方識如來教中真旨。如來之語，言言活潑，語語無定，隨緣應答，如幻如化，如珠走盤，豈能執捉？皆露心之妙。今人執定世間文字看法，而擬如來之語，豈知如來之語非世間文字也，豈可隨語而生解乎？故華嚴經云：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是以法華經云：抜出眾生處處貪著。故智者大師讀至是曰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處，豁然大悟。還知智者大師悟箇甚麼道理？方知全部皆一旋陀尼，無穿鑿，無用心，無斷絕，無擬議處，豈得漫自隨其言句而鑿之乎？故教中四無礙者：事無礙、理無礙、事理無礙。獨事事無礙之理甚難悟者，非是華嚴一經有此四種無礙之理，諸經皆然，此乃如來說法之要綱也。故智者大師讀法華，而悟遍大地皆法華也。

永明大師云：凡關一切言詮，於圓宗所示，皆為未了。文字性離，即是解脫。迷一切諸法之性，向心外取法而起文字見者，今還將文字對治，示其真實。若悟諸法本源，則不見有文字絲毫發現，方知一切法即心自性，則境智融通，色空俱泯。當此親證圓明之際，入斯一法平等之時，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？何法是祖而可重？何法是頓而可取？何法是漸而可非？則知皆是識心分別。所以祖佛善巧，密布權門，廣備教乘，方便逗會。纔得見性，當下無心，藥病俱消，教觀咸息。(出宗鏡錄)

是故不可執定是非之說，而辯於教語。無是非之性，無是非之念，亦無是非之辯，故語之所發乎未分是非之先，亦無有是非之辯者，乃如來之正念，眾生未變之真，千劫已前之面目。若辯言說是非好醜，則非真面目，皆是識心分別計度，故云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心無真妄，真妄起於識想。一念緣起，未分之先，孰為佛乎？孰為心乎？孰為法乎？唯用之能迅。無心分別，無心緣念，念念皆心，獨不能剪情縛於見聞之初，乾識浪於愛憎之表。神理易悟，結習難忘。迷則妄生，悟則妄滅。妄無妄源，豎無初際。既無有始，豈得有終？本際不可得，故生死無有始。臨濟大師云：沿流不止問如何，真照無邊說似他。離相離名人不稟，吹毛用了急須磨。理須頓悟，習須漸除。

大聖人出來，提醒人處，直指眾生千劫已前，不曾變壞這段光明，時時搬弄泥團，須自識取，莫為沒溺於紙墨文字間。一離文字，不啻猢孫失樹，便無可安身立命處矣。殊不知文字而不能攝者，形骸之外，肝膽盡露，縱橫馳驟，放去收來，隱隱照映人處，徒與世間人談世間法，不復知有向上事在。無痕跡處，可以檢點；無心識處，可以認取。故琴之道，尊根於音古與聲器之源，略窺其倪，指法音節調燮之妙，不詭於正，而喚醒千古人心。

直欲搏取虛空，握筆揮灑，縱橫奇屈，千古合節，如伏櫪老驥，意氣橫溢，穿雲之鵠，目無萬里，便覺天機激觸，露出通身手眼。昔公明宣學於曾子，三年不讀書。曾子曰：宣而居參之門，三年不學，何也？公明宣曰：安敢不學？宣見夫子居宮庭，親在，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，宣說之，學而未能。宣見夫子而應賓客，恭儉而不懈惰，宣說之，學而未能。宣見夫子而居朝庭，嚴臨之下而不毀傷，宣說之，學而未能。宣說此三者，學而未能，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？曾子避席謝之曰：參不及宣，其學而已。

楞嚴擊節

明　沙門大韶　著

門人　智叡　錄

夫參學之士，須要自得徹底掀翻，豈可就人吻角吃野狐涎唾？他日盡是閻羅老子乞鐵棒的，有甚交涉？須從自己真參實悟處透將出來，那時纔好把釋迦老子野狐涎唾盡底撇向東洋大海，朕跡不留，從自胸中嘔出，了無凝滯，如珠走盤，不留影跡，馳騁當世，神暉自顧，靡不貫彼精微，收之毫端，放彌六合，須於文字中點出如來之眼，光明遍照，無一語而非世尊全體獨露，無一字而非釋迦老子喪身命處也。葢生平學力未精，不能藻鑑而照破生死之根，露出父母未生已前一段光景來，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，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，茫然不能照物，無隱無從，不能洞識幽微，究其所真，見無迷悟，心見無分，靡不知有於言，煥然如水之質，漫言浩蕩，自成其文，蓋非語言文字理通故也。聖胤流輝，懸河瀉辨，非真見之光明，涅槃元清淨體者乎？今之學者，不能履順而遊性，乘佛理而御心，道眼未明，世出世間常露於前，不能分別而為千古之靈骨，照破生死之根，方知真藥現前。不能分別者，氣爽神聰，才情風韻，若處太虛之中，飄飄然而露千古之玄風，以應世間神融骨洽。必須悟此，而視千百世如同一日，潔然於內，渾然於外，不被世間語言文字之所障礙。是以博採精微，陶容妙義，會契如來之旨，不費纖毫之力，能令學人析理開神，吐棄精華，千秋片語，道波口海，非諸佛之真見能與於此乎？未嘗知其清虛之體，素骨通靈，不可染污者，一字不鑿，則心鏡彌朗，聲同金石，皆自丰神透露，妙辨縱橫，而非楞嚴寂滅海中流出者。故心莫之能為隱者，吾人之所不能隱於心矣。是以心見之所難分也，而世無能隱之心，心無能隱之見，心之所露

而不能自知者，未有能知於心也。闇昧得耀乎光明，孰為見以全露？直言其歸趣而已。窮萬物之根源，別千靈之作用，方可照明真見，烏謂自己吐出楞嚴大定耶？是以翦截浮辭，恢弘至道，舉其閎綱，原始要終，得其真趣，莫尋枝葉，若江河之流，渙然氷釋。葢有南威之容，乃可論於淑媛；有龍淵之利，乃可議於斷割。敷揚厥旨，驅摭羣言，發前人之未發，泄如來之真髓，可補於將來，靡得而詳焉。昔王敦素問覺範禪師曰：寶公讖語，視千百年如一日，此何道而至之？覺範曰：清明在躬，志氣如神，有物將至，其兆必先，孔子語也，莫非倒想。倒想若滅，洞見三世。寶公豈有倒想乎？敦素拊掌咲曰：美哉之論！然則倒想寧有道乎？

大佛頂。

即諸佛之果體也。反衰世之陵夷。續眾生之慧命。無古無今。庶不異於真源。即心即用。未嘗不露於項相。一切眾生。不能析如來之見。不能知如來之頂。而顯諸佛之神用也。用眾生之語言也。是眾生自受用之法門也。安身立命處也。世尊點出諸佛之眼。放出頂光也。

妙奢摩它、三摩、禪那。

這一妙字，吐出與世味同研，庸言庸行，與善惡是非，溶作一團，和作一塊，掀翻理窟，倒翻情境，天然真趣，自然神化，不假雕琢，在世而不為世之所遷，出世而不能融於世者，真淳不剖，為之涅槃。元清淨體，是諸佛之本源，流而不散，用而不分。故世尊全體作用，於四十九年之中，未嘗散亂者，唯一妙字。而無知，故謂之奢摩它也；而無明，故謂之三摩禪那；正三觀中，謂之體真止；識未動，故謂之隨緣方便止；不思議，故謂之不著二邊止。是復真元未散之果體也。淳朴未分之元。世尊欲盡大地眾生，皆復真元之體，若用識之所侵，聖德隱矣，元明之體失矣，非三界而三界分矣，無古今而古今別矣，無眾生而眾生之相成矣，是諸佛而作眾生矣，盡大地諸佛即今皆是盡露蠕動含靈之相矣，把自己一點真元刳之盡矣，唯大聖人出來救之難矣，非大聖不能復其真而滅其識、完其體矣，恐天下人而無有一人能完其心者，無一人能全其心而證諸佛之果體也，復其本源也，入其大定也，已證涅槃也，識已寂滅也，故大聖人出來終不把自己之心而被識所侵故，是以許由箕隱、老聃守中、伏犧畫卦、文王發泄盡矣，聖哲奔忙、魯叟彌縫者，世尊以幻化之術而提醒天下人，而一切眾生若證自心，方知自心皆為幻化，而幻化皆為自心者矣，是以融萬法於一妙，攝盡大地眾生之心，盡入奢摩禪那之

中，故盡大地一切眾生無一時未嘗不析三摩、談禪那、融真見、論三觀，何嘗曾住口來？

甯初方便。

世尊正把眾生日用三昧融於奢摩它中，以三摩禪那溶作甯初方便，作世間法亦可，作出世間法亦可，溶作一團，和作一塊，不可分別，不可卜度，吐將出來，未有咀嚼之痕者。釋迦老子亦用一毫伎倆不得，用一毫思唯不得甯初發起一念之時，各人自家檢點，看還能識得千古已前面目否？若能認得此念念分別，念念透將出來，還識得是父母未生已前這段光景者。釋迦老子許多臭爛葛藤一毫也用不著，亦不能舒一毫伎倆，安知一念能知大地眾生盡皆成佛？安知三世諸佛之相盡露眾生之一念乎？其形隱而能顯，其聲露而常藏，以非常之人能覩非常之形，有非常之眼不從忘想處出，將一個未有咀嚼之痕的父母未生已前拋向人前，止要一切人亦不可嚼傷而自用之，斬斷人之卜度，截斷人無始劫前種子，直言之下更不著纖毫擬議，放出自己光明，照天照地，吐電驚雷，天壤間更有何物而能至於此耶？故釋迦老子亦用一毫伎倆不得。天然真趣，豈能雕琢？心之所露於神，生於識，心未動之先，故用無識之心行於無思之境，故不可以識動之所能侵也。言無凝滯之思，心有能變之識，識所動而真則遺矣，心有明而礙則立矣，明則知而妄則生矣，元明之體失矣。故曰：終日用而不知，枉入諸趣者矣。是以真心不能用於世，不能辨於事。彼非所明而明之，彼非所知而知。故能知於世者，非心之所真也。是非之彰，道之所虧也，出於天地至明至理之所非及也。唯知吾人之所直言者，不可知而為心，不可以明而為道。是以釋迦老子化機被物，唯以辭變而為用也，唯觀辭變為如來無礙之辨而為法也。而窮天下人之心，無有能盡之用，而窮如來變化之機。是以世尊四十九年自受用之法門，未嘗曾說一字而化導眾生。用之四十九年，未嘗有一法與人者，唯以直言其歸趣也。而知言之脉，這一訣竅，達磨所傳如來慧命者，勢如懸[糸*系]，世尊未嘗不與道破。在般若會上，則曰：如語者，實語者，真語者，不誑語者，不異語者。在法華會上，以三稱誠諦之語六萬餘言，臨完正稱授持佛語。唯一直語而為萬世之師者，其唯大聖歟，非有義於文所可得而言也。是以窮盡萬物之言，不能以直而為言也，言非直而識所侵也。故不能定萬物之心而為真也，不能測萬物之心而為教也，不能融萬物之心而住無思之境也，不能化萬物之機而為各各父母未生已前也。

化柴煮茶

一莖茅上燎天，赤燄常燃；萬指叢中法供，因緣偶爾。苕溪煮作清凉，　　盡成鑪鞴。鑊湯爐內，誰為出手提携？猛烈燄中，何者將薪就熾？旃檀寸寸，何妨片片將來？瓊樹森森，豈惜枝枝拈出？砍蒼劈翠，截玉剖金。滿擔携來，撲落總非他物；縱橫界內，刈末全得工夫。

化燈油

這一點光，燭三千界。法界之幽途直透，彌勒之內院恒輝。似廣寒宮啟，映寶網之千重；如杲日當空，走金蛇之萬道。觸白毫而遍皆成玉色，照法相而大地盡作黃金。物物騰輝，塵塵互入。噫！莫道不從此處生光，盡是得來發燄。檀那蚤施，仍續此明。拈出些些，莫教常昧。

祛虫

生佛同源，性無高下。法身互顯，報有升沉。形分萬品，體列千般。彗孛現於微垣，災異彰於吳地。時當季夏，爍石流金。萬物茂榮之候，松篁吐翠之時。弱植同[序-予+(林/木)]，浮英鬪艷。幽姿傲骨，鬱蒼素質之標。喬木森然，羣芳爛熳之莠。魔業之啖，推雕之剝。乃囓乃啖，乃柔乃傷。眾芳搖落兮，盡推彙品之華。森然枯槁兮，唯挺孤高之幹。遭其零悴，息歸萎薾。天時之道違和，地利之宜傷毀。未能調叶，致降災愆。伏願證法相而如屈如曲，現三昧兮如囓如啖。卸醜形而神通自妙，脫業累而超極樂之邦。仍使松筠含翠，卉木芬芳。復生蕙以標姿，仍挺幹而發莠。

薦親

詎知，身類浮萍，命均脆艸。形將物化，驚業海之汪洋；心乃真常，[耳*少]畏塗之遙曠。於乎，法性虛靈，慨親恩之罔極；幽冥杳隔，嗟子道之何申。匪憑我佛之洪慈，曷導冥中之滯魄。於烏，投誠梵院，達悃覺天。一有愧怍之嗇，總藉慈悲所憫。善來佛子，允副齋心。塵隨空落，正觀第一義天；想與虛隕，深入妙三摩地。無違動止，宴坐水月道場；不間晨晡，成就空華佛事。

資福寺妙宗下火

這個妙宗，常在一毫端上放大光明，髑髏眼中照天照地。今日遺下賊私，却在山僧手裡。這鶻臭布衫、脂膏帽子，向人天眾前投入火光三昧，燃起燎天赤燄，放出性空真火，走却無角鐵牛，跳出金毛獅吼，撞倒弁山峰頂，嚇得須彌倒走，松濤徹底顛狂，林木盡皆哮吼，百鳥哀鳴，山川淚流，必竟向何處安身？(打圓相云：)却在這裡躲根瞥醜。(咄！)象王擺脫黃金縲，飛騰直入雲端走。

與楞嚴寺性菴下火

從來不識娘生鼻，今日全然通露出。和身跳入太虛空，兩眼分明如電徹。六十餘年不解尋，一朝雲散風前別。走却獰龍獨角新，縱橫法界顛狂決。玉柱雲凝，苕溪流截。且道性菴上座必竟在何處安身？(打圓相云)昨宵走却玉麒麟，翻身跳出黃金窟。

千松筆記

門人智　錄

彌勒像讚

這個潑賴，沒些頰顋，常在街頭，慣為乞丐。個大肚皮，唯餘臭穢，內院難容，泥犁有在。(咦)！若將黑墨染虛空，直入地獄如箭射。

觀音像

這個野狐精，裝甚痴模樣。阿誰寫將來，露這醜形狀。終日誑眾生，禮拜觀音像。若還得見伊，痛責三十杖。

達磨像

打落牙的顋，胡藥不死的剩漢。西方不能容汝，東土來此何幹。慣將他人之物誑人，自己無一毫希罕。若還撞見難饒，劈脊還他便棒。

普賢讚

一個普賢騎個象，兩兩分明各一樣。普賢騎象象騎人，鼻孔元來無兩樣。若還檢點得分明，各各也要三十杖。

題楞嚴寺中峰祖師遺笠

彩霞聚處結羅紋，日落山銜頂露痕。雨雪驟時容有笠，電雷迅疾乃知君。餘生活計雙天目，全體風流五色雲。唯此百年遺跡在，何人惆悵罷殷勤。

密藏師遺笠

時將晴笠護螺紋，猶恐神光露頂痕。鄉國不居潛世外□□，遺跡儼身分。幸存滿月今瞻仰，得有圓光孰見聞。華雨一龕山寺振，師身何處不紛紛。

輓蓮渠師

不知寒暑不知秋，歷盡塵緣未得休。鴻鴈一聲天外落，山流始見水無流。

與畫工陳居士

描盡江山骨，還能寫自心。試看馳驟處，須認筆頭真。

十二時歌

平旦寅，徹開兩目自分明。取是此時人靜悄，從來無客到柴門。舒雙足，活如麟，踏破虛空何處塵。相看猿鳥清晨過，咲我山居絕比鄰。
日出卯，照用同時無不了，金烏覿面沒遮瞞，山河大地常皎皎。泥牛吼，石虎怱，海門浪擊紅輪小，鯨鯢吞却須彌峰，試問禪人幾知曉？
食時辰，水漿寒熱自知親。麁麁任緣隨分納，年來年老日全貧。或時吐，或時吞，放去收來與麼人。不聞亞飯吹音樂，到底消磨適楚秦。
禺中巳，白雲咲我無名利。空山快樂忘寂喧，此時有鳥聲嬌翠。莫思量，休擬議，知音不是等閑遇。得便逢渠不識渠，死生看來真咲具。

日南午，猢孫掛璧能攀舞。懸崆撒手真丈夫，大地由來無寸土。行也麼，坐也麼，東西南北頻周覩。紅光赫赫熾通身，珍重時人莫莽鹵。
日昳未，漁人欸乃江邊去，擎著獰龍定活烹，隨手拈來無不是。潑天風，毋驚畏，澈開羅網包天地，等閑會得者便宜，免使浮塵逐閑氣。
晡時申，林風叱咤吼乾坤。南來片雨分虹斷，北去輕雲擁日輪。江岸裂，江潮分，暮雨瀟瀟到渡津。看來白髮身如雀，濯足松風行路人。
日入酉，過隙光陰如電走。日就月將能幾何，要使時常無捨取。野鳥歸，風篁起，林陰無事獨相倚。二六時看自在身，泥牛吼月西風裏。
黃昏戌，大地茫茫暗似漆。棄暗投明總未真，明暗何須空饒舌。亦無人，亦無佛，大儂口中吹篳栗。炎炎六月雪飄飄，弁山峰頂咲不徹。
人定亥，睡熟昏昏主誰在。枕子夢裡咲呵呵，却是東瓜不成隊。露平凝，月沉海，孤鴻咿啞聲旋乃。若能認得這般聲，石人夜坐觀自在。
夜半子，山河沒倒主中主。風吹屋角人不知，茅菴睡在泥團裡。月常圓，雲正駛，石女懷胎牛生駢。晝則饑飡夜則眠，皇家天子皆如筮。
雞鳴丑，覺來路上驚眠狗。泉流風韻瀉秋聲，雲深幽徑無人走。露光明，分好醜，赤肉團上縱橫手。森羅萬象盡紛紛，大地由來不相受。

除夕楊塢

天目分支直奔東，山迴蝘蜓勢寰雄。盤旋拮据數千里，叠翠峰巒幾萬壘。具區北浸連天碧，襟帶長江如迤逶。崗巒挺秀唯霞幕，巉巖露頂參雲霧。數峰旋繞結楊塢，懸崆峭壁山頭顧。崚嶒玉立勢如屏，拱逼奎躔成外護。流泉直下水淙淙，噴雪飛瓊如白鷺。僧房阿閣雲氣連，峰頭日月互吞吐。蒼霞掩映碧瑠璃，岸眉橫雪僧無數。清珠滙渚有蛟龍，巖前怪石如猛虎。飄來鍾罄佛聲聲，過嶺飛猿哀[喳-日][喳-日]。澗壑嘍嘍夜更長，松風拂拂晝常吼。牧童欸乃不時來，或與樵夫相對喁。我暫棲止西巖下，偶然逢此三十夜。也無一物過新年，菜蘆瓔珞充腸罷。瓊枝帶雪燒殘玉，嫩蔬先烹未放華。不道老來多意興，喜逢良夕在烟霞。

西方詠

不識東兮不識西，拈來法法盡皆齊，彩雲行處分松影，紅日鯨吞破浪低。青蓮舌現彌陀相，白玉毫分寶劍提，霎時露出那叱眼，孰為生死孰為迷？

戊辰初度

處世幽然渾似夢，顛倒縱橫隨世控。六十年來奔走忙，兩肩荷負皮囊重。豈知足下有駒兒，婉然運載還飛動。馬齒增兮顏漸衰，盈頭白雪身無用。吾今老兮祇自憐，蹤踵已覺頭常痛。聚墨難描八法書，拈來拄杖無能弄。西方必定去不通，驢胎馬腹憑渠送。

又

吾今老兮頭如雪，念念塵心流未滅。時常展動娘生手，春風咲破虛空口。良宵明月太空碧，放情寥廓無休歇。閑時看卷無字經，倦來就枕真妙訣。人生在世不多時，喜得吾生事都畢。莫將塵世為大年，佛祖尚然眼中屑。

歲朝

今朝盡道添一歲，吾道如今減一年。增減去來無定數，唯能消盡世間緣。必須識得緣中主，百千萬劫常如然。無增無減如何道，一句何須用口傳。

看梅四首

萬點蒼山色半青，千峰影落在中庭。隔簾纔覺春風動，滿機梅花盡吐馨。

一枝香染孤峰頂，嫩蕊偏教閏雪開，虛窓透入花神白，滿面春風笑我來。

懶把羞容嶺畔開，潛身影裏照娥眉，看來滿臉春嬌媚，徹骨氷肌不露懷。(水底梅)

玉繡千峰疑瑞雪，馨香才覺是寒梅。遮閉彩毫唯映白，鷺飛猶自帶春回。

山行道中

笑指山頭不露峰，白雲行處絕狐踪。舉頭見有飛鴻過，穿透雲山幾萬重。
一到溪山月正白，芒鞋踏破太虛碧。柱杖橫肩星斗明，夜深劍吐光芒赤。平分風色在烟霞，彩雲深鎖蒼苔石。俛仰乾坤吾道寬，雁聲喚醒人間客。

病中行脚

一笠翩翩湖海遊，孤雲野雀猜誰留？古來行脚應如此，竭盡精神始得休。踏破艸鞋方到底，掀開雲霧露全眸；指揮自覺千虹斷，談笑初驚五嶽秋。
林雨紛紛點綠苔，晚霞片片映窓來，堦前竹色稍雲碧，庭外輕風捲霧回。嗟我世緣何日盡？栖遲澗壑且忘懷，倘然有日乘鸞去，笑指虛空便擊雷。

送監寺東遊

碧漲苕溪春漫流，主人撥棹向東遊。青山兩岸相隨往，白鷺洲邊破浪頭。

舟行苕上

水滿溪頭月滿流，魚龍無個不吞喉。纔逢禹級三層浪，吐出光明萬里秋。

牧牛詞

這牛兒，身強力健，幾人能解牽騎。為貪堤上，綠艸嫩籬籬。只管尋芳逐翠，奔馳去、不[(厂@((既-无)-日+口))*頁]傾危。爭知道，山遙路僻，回首到家遲。牧童，今有意，繩頭謹束，鼻繂高提。入泥入水，終是不隨伊。莫教去、嘯傲長堤，忽驚起、萬里雲飛，恐踹破、千頃玻璃，還來吼太虛。

雪中行

乾坤已自露真形，那道輕飄雪未停。卓立千峰誰著眼，蒼山萬點逐流行。

登弁山頂

足下山頭不露尖，雲眠石吼已多年。莫教踏破松稍月，驚散霞飛萬里天。

秋日懷題

一嘯乾坤遍地秋，白雲黃葉滿滄洲，霜天雁過聲留影，曉日鯨吞光滿浮。石隱孤峰銜月吼，霞飛萬里勢含鰍，芙渠翠色誰為畫？留與人間作話頭。

即事

兩眉已染雪霜琅，千古恒心未得馴。一片彩雲皆內境，何時得到月霜輪。
窓前咲弄筆淋漓，那道縱橫千古奇。風骨飄飄誰自得，虛空點點畫人眉。
千松筆記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